

差以尋常猶之為平謂有激波猶以為平
曰冬死者衆也謂冬多也猶猶猶也謂冬生人
死人之曰夏生者多也謂夏多也昔者曹子為魯將兵
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
旋踵刻到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
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掄三
尺之刃造桓公之背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
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之田也管仲輔公
子糾而不能遂遂不可謂智遁逃走不死
其難之難也不可謂勇東縛桎措不諱其
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布衣友人君弗
臣布衣之士不以為益友也然而管仲免於累
繼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
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靈功哉今
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
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小善也故人有厚
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小譽無疵其小故夫牛
蹠之涿不能生鱧涿水也滿牛蹠中
鱧也鱧大魚長文鱧細鱧黃首也故不能生鱧
在腹下鱧大魚亦長文鱧仲春二月從河
上得過龍門便為而蜂房不容鴿卵房小形
龍先師說云也

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謂其行
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謂舉
夫顏豎粟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而為齊
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駟
言魏國之大僧也孟郊妻其嫂有五子焉然
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五郊齊人也及為魏
也魏國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
諸侯景陽楚將也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
滅者其略得也略猶道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
不入齊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
○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不能存亡接絕者
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也不能存亡接絕者
何小節伸而大略屈伸用故小謹者無成功
嘗行者不容於衆好辯人之善揚人之短嘗
疾而不容之也一說嘗與也體大者節疏疏
距者舉遠疏長也舉足自古及今五帝三王
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易曰小過亨利貞吉
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
主之隆也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
有不慈之名謂天下不以舜有甲父之謗謂
堯降在湯武有放弑之事武試討宣室也

五伯有暴亂之謀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
故曰有暴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
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警文武
而不以責文武以備具而求於一人則任以
人力任其力所自備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
易價也自備則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
易價則求賄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
曰章夏后氏之珍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夜光
五也考取璧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夜光
類若若絲之結類也類若若絲之結類也然而天下實之者何也
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志
人之所備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矣夫百
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調五
相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鉤之
竊威之商歌竊威外夷也商歌以干桓公衣出
容聞之舉以為大田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
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
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
乃始信於異衆也信夫發于鼎俎之間
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謂太解于累紲之中紲
所以東縛謂中與于牛領之下與領謂介索之合

洗之以湯沐枝之以燿火立之于本朝之上
 倚之于三公之位惟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所以故除祥也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得執者以內合於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竟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章蔡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為上自任耳目聰明用度量之術取人而逆求賢於朝肆之列章蔡之中失賢人必多矣何言求賢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宵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林似象也嫌疑謂白眉之宵象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白眉像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到有賢者類勇而非勇賢者不以於仁非真仁也藉者類勇而非勇藉者於勇非真勇也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皆窮之與塞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言其相類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芳與但其仁與不仁異也故劔工或劔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工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

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藤燭齋子見若孤甲於劔而利鈍識矣薛齊邑也燭齋史氏子通利劔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常一哈水如甘苦知矣史見易牙皆齋之知味者也哈口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廉立中不盜刀廉立齊邑今屬濰陰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探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人竟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故未嘗約而不救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即足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人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趙襄子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行齊威王行善行善子者用約而為德秦穆公善行善取者入多而無怨齊桓公趙襄子圖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

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襄子曰孟張之力也故曰高赫無大功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杜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困圍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中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虞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職虞一年者謂飲食肉人吾信秦納己之賂秦與兵晉師圍穆公之車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為得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今有重罪者出

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以金分重有分而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不直也百姓皆說乃鑄箭為矢治箭之弊鑄金而為刀刀五寸也也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賞當實至刑不濫刑當罪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卯其名也魯之諸人孔子相之邪塞當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刑不濫也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說辯人子產誅之故其止也傳曰鄧析造殺鄧析而用其刑刑即折刑刑書之於竹鄭國用不以人廢言也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易為善靜身無故信仁而已慎其天性故難也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無所誘或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監管金墓越矯誣非人之性也姦私亦符節成信也而監取之管杜善也金印封亦所以為信也固開藏也墓藏下謀上也矯擅作

君命誅以惡人也皆非故曰為不善難令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令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固其姦邪勸率隨其蹤跡勸者問吏率大任也無愚夫蠢婦皆知為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蒙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者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此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或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繫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繫東也勒主問吏而汝也對曰吾不見人

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惠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有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虛無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楹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論若樂與行無道術度之有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不以其身也荆仗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惟物不能驚也不感聖人心中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感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揜其氣也又況無天地之恠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弱者為雞鶩毛者為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恠

也水生蠃蝦山生金玉人弗恠也老槐生火
 久血為燐人弗恠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
 也山出燉陽燉陽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
 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木生單方狀如鳥青
色赤脚一足井生墳羊上之精也唐李守
不食五穀也

也人恠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恠物
 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
 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
 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
 機祥而為之立禁機祥吉總形推類而為之
 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
 齋為上牲大高祖一葬死人者表不可以藏
 相戲以刃者太祖射其肘射也讀近枕尸
 楫而卧者鬼神躡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
 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齋為上牲
 者非齋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
 何也以為齋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
 故因其便以尊之表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綿
 綿曼曼溫煖於身也世以為表者難得貴賈
 之物也曼曼細也表以之而可傳於後世

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營之
資用也相戲以刃太祖射其肘者夫以刃相
 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法血之
 仇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
 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枕尸楫而卧

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尸牖
 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也夫
 尸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粗
 拙者也離者必病離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
 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
 官府者也故以機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
 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
 而愚者以為機祥而狠者以為非唯有道者
 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帚曰杵者
 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
 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
 山崇終也日且至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
 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
 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

也葬以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
 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故炎帝於
 大死而為竈炎帝神農以大德王禹勞天下
 死為社社也祀於土之神后稷作稼穡
 而死為稷稷也舜除天下之害死而為宗布

此鬼神之所以立舜古之諸侯何伯淵殺人
 室射中其膝又誅九嬰九嬰安宗之屬有功於
 天下故死於宗布祭田為宗布謂出也一
 曰命傍布也此堯時非有窮在界北楚有
 任使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
 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
 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
 汝數止吾為使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
 不可用也所以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
 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
 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
 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
 君公之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
 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
 也為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既載者救一車
 之任極一牛之力為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

上以為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
珖而遂竟為走而破其珖也因珖兩珖以為
之豫兩珖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
此夫鳩目大而睡不若鼠蚘足眾而走不若
蛇物固有大小不若小眾不若少者及至夫疆
之弱弱之疆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
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為
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
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
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
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為尊也
所在而眾仰之夫螽蟴鵲巢登鸞天一者至
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眾道合至和則禽獸
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一

神七

太尉祭酒 巨許慎記上

論言訓 論說也說萬物之指以言其
微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
洞同天地渾沌為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
大一之神
總萬物者同出於一所為各異有鳥有魚有

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
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為萬物莫能及宗
謂及已之性
宗同於謂可
故動而為之生死而謂之窮皆
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
物物者造萬物者也
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
此不在萬物之中也
稽古
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
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
於太一者也聖人
不以名尸
不為謀府不
為事任不為智主藏无形行無迹遊無朕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係於虛無動於不得已
欲福者或為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為而寧
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
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
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
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

人揜明於不刑藏迹於無為王子慶忌死於
劍
王子慶忌者其王僚之弟子闔閭殺僚慶
忌身健亡在闔閭間之徒要離刺慶忌
也
羿死於桃梧
羿大射以桃木為之擊
也
蘇秦死於口
蘇秦好說人莫不貴
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
之疆來射螻蛄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
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
選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
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
為人性之無以通命之
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
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
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為
方規不正不可以為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
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
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
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
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
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
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